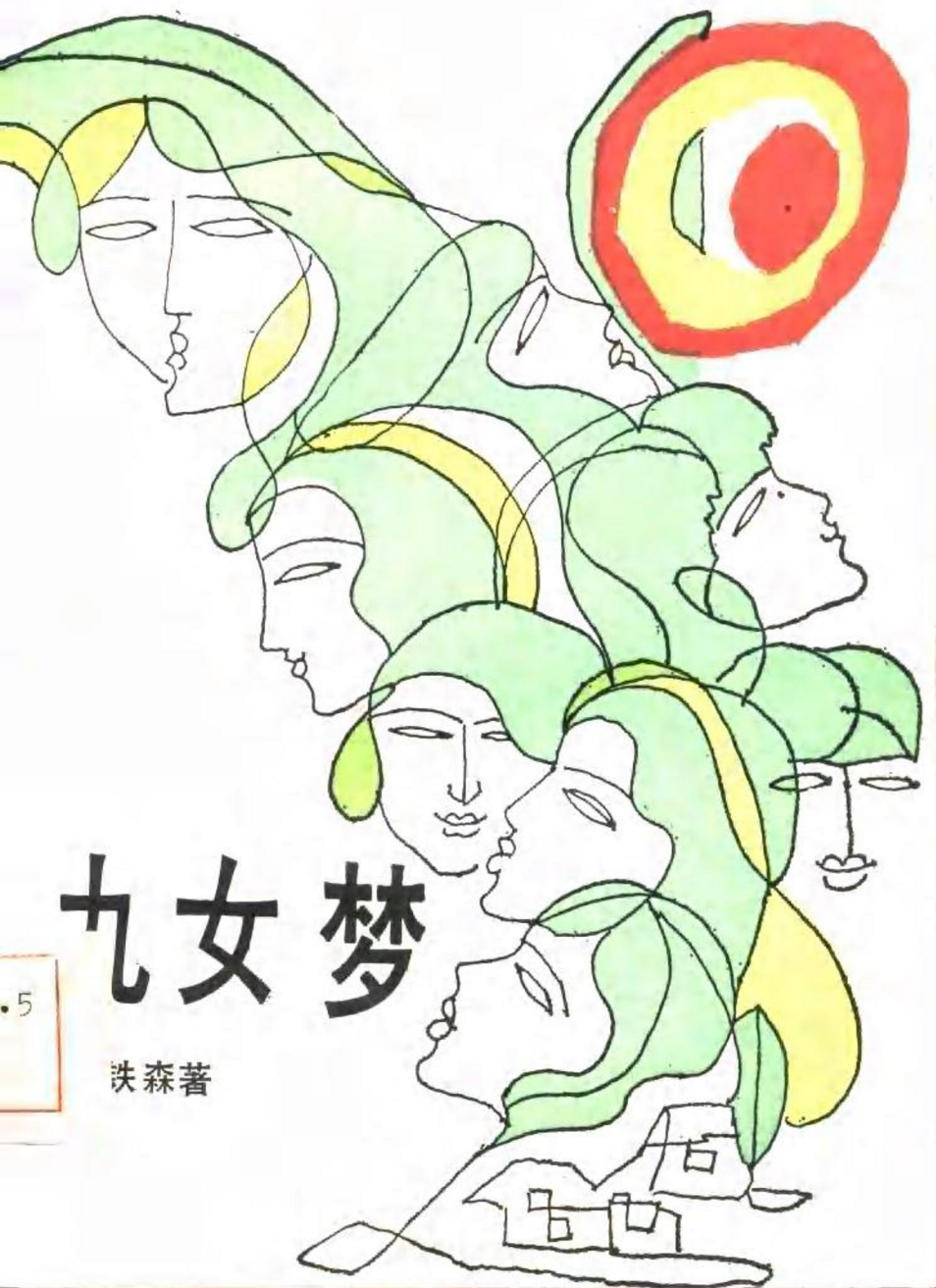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九女梦

洪森著

.5

87  
I247.5  
2163

# 九女梦

彭铁森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九 女 梦

彭铁森 著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\*

1986年1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9,000 印张：8 印数：1——37,500

书号：10456·166 定价：1.35元

新书目：86—15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按预定计划，结婚喜宴即将开席，饥肠辘辘的宾客们等来的却是孤零零的新娘，原来新郎公“一步登天”，考上了大学，把她给甩了。面临突然的打击，姑娘是一概不振，还是吞下苦果，挺起胸膛？冰清玉洁的女儿身，粹然间被居心叵测的师傅玷污了，面对两脚禽兽的第二次进犯，是含泪屈从，还是以恶抗暴，捍卫女性的尊严？电视剧《乡里妹子》只写了两个妹子，她俩就把个小山村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本书却写了九个年轻姑娘，三台戏！

变幻莫测的生活，困惑着女儿们的大脑；酸甜苦辣的爱情，撩拨着女儿们的心灵。“围追堵截”的父兄们，暴跳如雷的方厂长们统统没有阻挡住姑娘们前进的脚步，八十年代的新女性搏击着时代的大潮……

《红楼梦》俱往矣；看今朝，《九女梦》。

---

## 楔 子

湖区的人家给妹子取名字，爱带上个“莲”字，比如红莲、白莲、双莲……；城市里的人家给妹子取名字，爱带点洋味，象安娜、丽娜、尼娜……。萝卜白菜，各喜各爱嘛！香溪村的人，住在这两山夹一溪的地方，听得少，见得少，把书本读出了名堂的更少，只记住了一句对他们最有蛊惑力量的话：山沟沟里能够飞出金凤凰。于是乎，有一家的当家人心里一扑哧，就给女儿取的名字中带上了一个“凤”字，其他人再怎么扑哧来扑哧去，也没有扑哧出比这“凤”字更好的字，便紧跟而来，你的女儿是凤，我的孙女儿也是凤，他的曾孙女儿也是凤，香溪村里便凤成群，凤满山了。好在这个村里全姓马，上去十多代，还算是一家人呢！大家屋里的妹子都叫凤，更显得亲如手足了。老一辈的石凤、玉凤、来凤……都已出嫁。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，我们就不去管她们了。只说现在香溪村待字闺中的凤，就有四双半，她们是：金凤、银凤、铁凤，（五金缺铜、锡），紫凤、黑凤、兰凤，（七彩少四色），再加上巧凤、灵凤和明凤。

九只凤的质地不同，色彩各异。可她们都生活在香溪村这条不到五华里长的山沟沟里，而且除明凤刚从高中毕业，年纪小了两岁外，其余八凤，只是月份上的差别，都正值豆蔻年华，是爱哭爱笑，爱打爱闹的时候。不是说，三只蛤蟆闹一塘，三

个妹子闹一房么？也不晓得是哪个缺德的，把蛤蟆和妹子拉在一起作比较。不过，这话是有道理，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了的。

想想看，三个妹子都闹炸一房，九个呢？天老爷，不把香溪村闹翻个边？

## 第 一 章

香溪村这地方，全国地图上找不到，分省地图上也没得它的位置，只有在东安县的地图上，才有芝麻大的一个黑点。要是从我们伟大的首都出发，往香溪村一游，倒也方便。只要到了长江边，就可以从长江入洞庭，穿过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进资江，在资江河里爬上了三九二十七道滩，转过了九九八十一道弯，您就会看见一条清亮亮的小溪欢蹦着扑进资江，这就是香溪。沿着香溪进去五里，就到了香溪村。

香溪村的深处，是雪峰山的一条支脉，叫锦屏山，高耸九天，云遮雾障，从东到西，逶迤连绵，真象一道翠玉屏风，挡在香溪村背后。在它前面，是两座比它矮了半截，象一对孪生姐妹一样并排而坐的龙山和凤山。

这龙山和凤山，原本是黑洞洞的树林子，春风、夏风、秋风、冬风的父亲和兄弟们，还在树林子里头打过麝子、野猪、豹子呢！可那都是往事了。五八年大炼钢铁，小高炉要燃料，龙山、凤山被剃了光头。后来学大寨，龙山、凤山又开成了大寨田。可是香溪水上不了龙、凤山，大寨田种不了水稻，种麦子还不如狗尾巴草壮实。三年后，大队只好带着大家将它们改成了茶园。茶苗，是从外地引进来的良种，地势，就栽培茶树

来说，是上等。可是——又是一个可是——谁也没把这好地势上的好茶苗当回事，如今长得象癞子脑壳，茶苗苗变成了黄杨木，日长三寸，夜缩三寸。前年搞责任制，谁也不敢包茶园，都说那是“花血本，下大工，得来只是些柴莞根”的“生意”。现在，谁也懒得去管它，茅草把茶苗苗都盖住了。这么一来，龙山、凤山便按四季变换着颜色，春绿、夏蓝、秋黄、冬白，象两个巨大的绒球缀在锦屏山前，看是好看，可看了叫人心痛。

香溪口，资江边，是家国营茶厂，借着香溪这好名字，茶厂也就叫了香溪茶厂，出产的茶，也叫香溪茶。难怪凤妹子们见了茶厂的工人就恼火，骂他们是些贼，偷别个现成的好名字，骂声中那忌妒的味道十分明显，十分浓烈。茶厂的那些个青皮后生，脸皮厚，骂不怕，下了班就往香溪村里窜。随哪个都晓得，这都是因为香溪村里有九只凤。青皮后生们却不晓就里，九只凤早就勾了指头赌了咒，哪个要是和茶厂的青皮后生沾上了，马上和她绝交，开除她的香溪籍；并且，更为严厉的是，开除她的“凤”籍。为什么凤妹子们对茶厂的青皮后生这般的深恶痛绝，当然有其原因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再说这条清亮亮的香溪，它是汇集了锦屏山的九道泉，在龙、凤山间穿出来，由南向北，汇入资江的。您要问为什么这条小溪叫香溪，香溪村里的凤妹子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告诉您：我们这小溪里一年四季都落着花瓣呢！桃、李、杏、杜鹃、百合、山茶，红的、白的、黄的，把溪水都染香了，所以才叫它香溪。您若问，冬天呢？凤妹子们会嘻嘻哈哈地回答说，冬天是雪花呀！我们香溪村里的雪花都是香的。

沿着香溪两畔，座落着十几户人家。这几年，家家都富裕

了，把那些烟薰火烤得乌黑干裂，被风雨吹打得东偏西倒的木板瓦房，全换成了两层平顶的红砖小楼房，家家户户的平顶上，晒着红的辣椒，黄的谷子，绿的茶叶……

在村子中间的香溪上，有一座单孔石桥，连村子里年纪最老的马世运太阿公，也说不清它建于何年何月。只见它挂满了青藤，开着各种颜色、各种姿态的无名小花。长长的青藤悬挂在桥孔两边，厚厚的一层，把个桥下溪段遮饰成了凤妹子们极好的浴场。

不晓得是家乡观念？还是实际上如此，凤妹子们硬说香溪村比电影里头刘三姐的家乡漂亮得多。要说刘三姐家乡的山歌多吧，凤妹子们会唱的山歌也不少，只要有一个人带了头，那是龙山、凤山、锦屏山，村前、村后、小桥旁，都会唱起来的。不过，这得要凤妹子们高兴的时候，否则，您是听不到那高亢明亮，山回谷应的——

莫说山歌不是歌，  
莫说小溪不是河。  
山歌一唱四山应咧，  
小溪涨水波连波，  
哟嗬哟！龙飞凤舞出山窝。

哟！唱起来了，看来，尽管现在是秋天，可您来得真是巧，正遇上妹子家们高兴得开口就是歌的时候，桃树林中的歌声还没落，小石桥上又唱了起来：

莫说山歌不是歌，

莫说茶莓不是果，  
山歌出口好快活咧，  
茶莓待客喜事多，  
哟哟哟，串串挂挂满山坡。

随着歌声，全香溪村的男女老少，都涌向巧凤家那栋小楼房。

巧凤家在全村最上头，靠在凤山的山根根上。小石桥边上去七七四十九个石阶，便是巧凤家的屋场坪。

几十上百人，在锣鼓唢呐的吹吹打打声中，穿过桃林，跨过石桥，上了石阶，涌进了巧凤家的地坪和堂屋。

铁凤点燃了一千响的浏阳电光炮，炸得人群四下里躲，炸得鸡鹅扑扑乱飞，她把剩下的一截鞭炮挂在桃树上，朝着大门里高声大叫：“客人来了，接客呀！”

灵凤抢过铁牛手中的唢呐，鼓起腮帮子乱吹一通，呜哩哇啦地虽不成曲调，情绪倒是满热烈。

巧凤的哥哥马惠贤从厨房里出来，笑得嘴巴张开合不拢，在一连串“请进请进”声中，也点燃了同样一挂鞭炮迎接乡邻。

堂屋里，地坪里已摆开了十五张八仙桌，不用招呼 and 安排，人群就按辈份，分男女地上席入座了。

堂屋里头成宝塔摆开六张桌子，里面靠神龛的那张桌子上，坐的是马世运这些太阿公辈的白胡子老倌；下面并排的两张，老阿公辈的花白胡子老倌们，腰板笔直地坐着；靠堂屋门的三张桌子，便是那些黑胡子的叔阿公、伯阿公们占了。

地坪里，摆开了三三得九九张桌子，太阿婆、老阿婆、叔阿

婆、伯阿婆们坐在靠近堂屋的中间桌子上，按规矩，桌子正中，刚好能接到“屋檐水”；两边，是铁牛一伙青皮后生；另外的六张桌子，就被大婶、大嫂和她们的嫩伢细女们占满了。

凤妹子们没有上席入座，屋里屋外，帮忙打杂。她们先给每张桌子摆上了九个碟子的花生、糖果、瓜子、红薯片，大家唏哩哗啦地喝开了芝麻、黄豆、玉米、炒米粉调成的擂茶，边喝擂茶，边扯谈摆古，只等那一对新人进屋，就开席吃酒。

厨房里，马惠贤欢喜得神魂颠倒。昨天，他请人杀了一口二百多斤的大肥猪，把鸡舍里的鸡一只只过选，凡上了一斤多的就一刀宰了，怕莫有三十多只，还买了四只大山羊，足足忙了两天。今天一早，就把长生、长寿两兄弟请来掌锅，蒸、煎、烹、炒，七大盘八大碗的，硬要办出全村有史以来水平最高的酒席。

马惠贤的父母去世都早，他和巧凤两兄妹应了那句套话：相依为命。受的苦和累，比村子里随哪个都多，做哥哥的，死死记牢了妈妈临死前交代的话，自己高小毕业就辍了学，拼命拼活硬是让巧凤读完了高中，按平时的成绩，老师们都讲巧凤考大学是坛子里捉乌龟，十拿九稳的事，没想到巧凤的总分离录取线差了七分。兄妹俩气得一天没有烧火煮饭吃，哥哥劝妹妹明年再来个“继续革命永向前”，巧凤硬是不肯，在家里编藤椅、喂鸡、喂猪，买来了一大叠一大叠的书刊杂志，常常看到天明。马惠贤不明白，既然不考大学了，又拼命读书做什么？不过，他向来是顺妹妹的意的，只是在夜半更深，见妹妹的房里还亮着灯时，忍不住叫她早点睡，莫坏了身体。

马惠贤早就听说过，妹妹与高中的同学，邻村的山虎蛮要好，村子里的人都说他俩是谈恋爱，当哥哥的当然高兴，只要

是妹妹看上了的人，他绝对没有异议。他问过巧凤。巧凤不承认，但从她那泛红怕丑的脸色上，哥哥已猜到八、九分。后来山虎参军去了，巧凤差不多两三天就接到他一封信，巧凤也是一个星期几次地托人邮信，到前一个月，巧凤突然说要结婚了，还说和山虎商量好了，她到部队去会合山虎，然后旅行结婚，要看看世界，开开眼界。

做哥哥的早有准备，一点也不慌乱，随即给了妹妹五百块钱，并说好了，中秋一定要回家，只能提前，不能推迟，因为定在中秋，哥哥要在家大办筵席，宴请全村父老兄弟，巧凤点头答应着走了。马惠贤便在三天前，将大红请帖挨家挨户地送遍了全村，远在四十多里的舅舅家，也在前天放着鞭炮将大红请帖送进了屋，舅舅见了，欢喜得眼泪双流，赶紧送了五百块钱的贺礼，当即就和外甥赶到了香溪村，这时，他正在楼上的房间里坐着，做上亲的人，是不好抛头露面的。

时近中午，人们算算班车到高桥镇的时间，又算算从高桥赶回香溪的路程，该是巧凤两口子到屋的时候了。可是桃树林中的小路上，依然不见巧凤和山虎的影子，派到村口探消息的明凤，也懒懒地摇着头走了回来。人们有些不耐烦了，最先动起来的是铁牛这一伙青皮后生，他们肚子里已被擂茶灌得叮咣作响，一起身，把些朱红大漆的红条凳拖得“乒乒乓乓”，踩着满地坪的花生壳、瓜子壳，从这张桌子窜到那张桌子，除了“塔”尖尖上的那八个白胡子老倌外，其余的都被他们搅动了，大家不再正正经经地坐在桌子边，三三两两地邀着，到猪栏边看看，到鸡舍边数数，到厨房里嗅嗅，到新房里摸摸。

尤其是那些大婶大嫂，对新房的东西特别感兴趣。由于马惠贤早早地准备，硬是把一套家俱做得一崭齐，红光直闪，大

衣柜、小衣柜、六弯床、书桌、梳妆台都是按这里时新样式做的，与其他凤妹子的嫁奁相比，更显得气派；加上马惠贤根据妹妹的爱好和要求，加做了两个别的凤妹子没得的玻璃门大书柜、一对木沙发，更把这些个大婶大嫂看得嘴巴直咂。

本来，巧凤嫁到山虎家，该在今天把嫁奁抬到青竹湾去的，也该由山虎家办酒席招待亲朋戚友的。是马惠贤跑到山虎家，说了好几箩筐话，硬是把办酒席这件事争了过来，只等大家吃得满嘴流油，就七手八脚，抬着这满屋的嫁奁，敲锣打鼓地送新人到青竹湾。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是马惠贤为把妹妹光彩照人地嫁出去，安排的最后一个“节目”，满村子的人都在夸他，拿他做榜样，教育那些个也有妹妹的哥哥。

可是，最要紧的，是那一对新人还不见回来，再好的导演，有最好的布景和灯光，没得主角，这戏是唱不下去的了。马惠贤急得满头是汗，站在阶基上拉长颈骨望了好几回，没得办法，只好请金凤、兰凤招呼客人，自己就急步颠颠地向村外跑去。

刚到溪口，便碰上了风尘仆仆的巧凤，提着一只胀鼓鼓的旅行袋，揹着一只沉甸甸的黑挎包，低着脑壳赶路。

“巧凤！”马惠贤高兴地迎了上去，接过巧凤的提袋和挎包，“怎么才回来，大家都等急了！”

巧凤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“山虎呢？”马惠贤跑出几步，望望巧凤来的路上，不见山虎的影子，奇怪地问。

“他不来了！”巧凤回答，神情有点凄然。

“怎么？他不回来了？那怎么要得？结婚酒席，他怎么能——再忙，部队首长也该准假，结婚这样的大事，会准假的！”马惠贤焦急地说。

“不是忙，我们，已经，一刀两断了。”巧凤的话，轻得象是蚊子叫，可是在马惠贤听来无异乎响了一声惊雷。手里的提袋和挎包，叭地都掉在地上，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声追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本来就还没有结婚，也用不着办离婚手续，就是这样，再不来往了。”巧凤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回答。

马惠贤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块上，颤抖着声音问：“这是为的什么？”

巧凤在哥哥的身边坐下来，把事情的源根首尾讲给他听：

火车离站台还有几百米，巧凤就把脸贴在窗玻璃上，希望能早一点看到山虎的身影，那迫切的心情，一半为长相思，一半为的是怕山虎不来，人生地不熟，下了车不好挪脚。火车稳稳在站台停住了，车下接客的人蜂涌而上，各个车窗口都响起笑声、闹声和问好声，就是不见山虎的影子。巧凤只好提着行李跨出车厢。可等她的双脚刚一踏上站台，山虎就笑容满面的跑了过来，接过她的行李，轻言细语地问：“累坏了吧？这么远的路。哟！这提袋这么重，装了些什么？”

见到了山虎，看见了他的笑脸，听到了他那暖到了心尖尖的话，巧凤把刚才的失望和抱怨全都丢开了，瞟了他一眼，半是高兴、半是怕丑，把个脸胀得白里泛红：“花生、巧果、葵瓜子，也不请你的首长和战友，吃点喜糖什么的么？”

山虎不回答，只是望着前面说：“我请团部的摩托来接你的。”

两人再也没说话，只随着人流匆匆地出了车站，果然，在车站门外的大坪里，停着一辆带斗的军用摩托，一个年纪很轻的小战士高兴地迎了上来，接过行李，把巧凤让进车斗里，山虎

坐在后座上，一阵风似地把他们送进了团部招待所；然后，接过山虎递给他的一支烟，朝巧凤笑着点点头，就开车走了，巧凤想从提袋里给他拿点花生瓜子，也没做得赢手脚。

山虎边引巧凤上楼，边说：“我给你订好了房间，你住下，先休息两天，我领你到处看看，部队生活，也有它的意思呢！”

这是一间四个铺的房间，一色的草绿色军用被盖，简单，整洁。

巧凤犹豫地打量着这间房，尽管她也晓得在部队结婚就只能在招待所找新房，可看不出一点点这房子里要办喜事的迹象。

“这里没得单间，”山虎见她迟疑着不进房门，解释说，“我已经跟所里讲好了，这房间只住你一个人，不再安排客人。”

巧凤嗯了一声，偷偷地望一眼山虎，心里在嗔骂他：“就住我一个人，你呢？死鬼！臭要面子。”

山虎的眼睛碰到了巧凤那热烈而又复杂的目光，连忙躲闪开了。

山虎把她的行李往床底下塞，被巧凤拖了过来，打开提袋，把洗漱用具拿出来，又拿出许多的花生、瓜子，说：“吃吧，先慰劳你。”

山虎给她倒了杯开水，并不去拿桌上的花生、瓜子，只是迟疑着说：“你先休息休息，我还有点事，等下再来。”

巧凤笑着点点头，山虎匆匆地下楼去了。

巧凤把换洗的衣服拿了出来，整整齐齐地放在床上，最上面，是她在省城换车时，给山虎买的一部小收录机。她晓得山虎在自学英语，前不久还参加了高等军事院校的考试。她觉得，支持他的学习，这是最好的结婚礼物，而且，还可以给他们的

这次旅行结婚增添色彩。

还没收拾停当，就进来一个年纪和山虎差不多的战士，斯斯文文地问：“你是马巧凤同志吧？”

巧凤点点头：“您是——”

“我叫高德健，是赵山虎的战友，欢迎您到我们这里来作客。”那战士的普遍话说得象唱歌一样好听。

巧凤不习惯和生人握手，但高德健已经把手伸出来，她只好红着脸，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了一下，又连忙收回来，紧紧地抓住床沿。

高德健笑了，很随便地在对面床边坐下来，问了巧凤一些家乡的情况，便话锋一转，说：“马巧凤同志，赵山虎同志已经考取了军工大学，他告诉您了吗？”

“真的?!”巧凤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，“没有，他没有告诉我，这家伙，还跟我保密!”说着，她偷偷地看了一眼那部小收录机。

“不过，”高德健皱了皱眉头，放慢了说话的节奏，似乎在努力寻找适当的词语，“这样一来，有些比较麻烦的事情，不知您考虑过没有？”

巧凤已经听出了这话中的意思，心，陡地一下凉了。她没有作声，死死地盯着高德健那张白白净净的脸，还有那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来的嘴唇。

高德健被她看得有些惶然，更寻不出话来了，连忙低下头，隔了好一阵，才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现实就是这么无情。山虎是在收到您启程的电报的同时，收到的录取通知，要不然，也不会让您这么远地赶来。山虎是爱您的，这我知道，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过您。可是，实际情

况又不能不考虑：他是会长期留在部队了，您是农村户口，非得等他有二十年军龄后才能随军，这么多年的牛郎织女，对您，也是一种折磨；再说，将来有了孩子，他不能尽一个父亲的职责，全部担子就压在您的肩头，这，您自己愿意，山虎也会觉得心里不好过的。就算以后随军，到那时你们都已年过半百，生活的情趣，天伦之乐，已失去了一大半，我看，这事——”

“这，是山虎的意思么？”巧凤无须再听下去，颤抖着声音问。

“嗯！是山虎请我来，把这意思转告您的。他很珍惜你们的爱情，不忍心——”

“好！我就走！”巧凤没有多说一个字，只是习惯地朝高德健笑了笑，把刚清出来的东西塞进提包，连同那部小收录机。

高德健一见巧凤马上要走，倒急了起来：“别，别这样！先别走，我也知道，这话很难说清楚，原来我就不愿来，山虎他，您先别走，等我把山虎找来。”

巧凤拦住高德健：“您不用去找他，我也不会怪您的。不过，他应该有胆量亲自来对我说。请您转告他，我同意他的意见，决不拖累他。”

“不！不管怎样，您还是等他来了再走！要是您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负责不起！”高德健按住旅行袋，急得满脸通红地说。

巧凤淡淡地一笑：“放心！我绝不会出问题的，别人看不起我这个乡里妹子，我自己得看起自己。”

她拨开高德健的手，提着行李，头也不回地朝楼下走去。

高德健追上来，焦急地说：“您先等等，我去找山虎来。”边

说边飞跑着出了招待所。

巧凤提着行李，来到招待所门口，见旁边的一辆军用卡车正在启动，一打听，正好是开往火车站方向的，司机很是热心地帮她把行李放进了驾驶室。

汽车刚拐上公路，就看见高德健和山虎迎面跑了过来。山虎一眼就看见了驾驶室里的巧凤，刚刚扬起手要招呼司机停车，又慢慢地把手放了下来。巧凤把眼睛一闭，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掏出手帕，捂住了泪水就要夺眶而出的双眼。

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而又复杂。

马惠贤听完妹妹的叙说，睁大两只通红的眼睛，猛地从地上跳起来，吼道：“这个鬼崽子！老子要告他的状！缺德！伤天害理！”

“告什么状？”巧凤提起行李，“回去吧！告他一状，让他的大学读不成，这又何苦？别个看不起我们时，我们就只有告状？回来路上，我还是按计划跑了好些地方。我还是要看看世界，开点眼界，我也看到了好多地方的乡里妹子，比城里妹子还要强！我把花生、瓜子全卖了，买了两大包书。我的心里，已经静下来了，没得火气，没得伤感了。”

马惠贤跺着脚说：“全村上百号人，都在屋里等着吃喜酒，你叫我怎么交代？”

巧凤说：“这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照直说。”

“这个挨千刀的山虎！就这样坏人家妹子的名声，叫我怎么说哟！”马惠贤接过妹妹手中的行李，无力地朝村子里走去。

巧凤笑了笑：“我的事，我自己来说。我对全村上百号人说，对凤姐妹们说，山虎不愿意和我结婚了，因为我是乡里妹